

赫美斯作品

愿我们可以被原谅

(上)

A.M.Homes

家，是一个小国家。

MAY WE
BE FORGIVEN

〔美〕A.M.赫美斯 —— 著 索析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愿我们 可以被原谅

(上)

MAY WE BE FORGIVEN

〔美〕A.M. 赫美斯 著
索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8901

MAY WE BE FORGIVEN

Copyright©2012, A.M. Home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我们可以被原谅: 全2册/(美)A.M.赫美斯著;
索析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赫美斯作品)

ISBN 978-7-02-012521-0

I. ①愿… II. ①A… ②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2116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陶媛媛

封面设计: 钱 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80千字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23
版 次 2017年7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521-0
定 价 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这是一本令人悸动、如噩梦般黑暗而又文笔极度有趣的书。

——《独立报》

献给克劳迪娅，我欠你一份感激

愿我们可以被原谅

“愿我们可以被原谅。”这是咒语，是祈愿，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生活里的希望。是不是曾经有那么一刻，你在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我完蛋了，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想知道我是如何一步步步入灾难深渊的吗？

警告信号出现在去年的感恩节。我们在他们家过节。二三十个人围桌而坐，长餐桌从餐厅一直延伸到客厅的钢琴凳旁。他坐在长餐桌的主位上，一边从牙缝里剔出火鸡肉一边侃侃而谈。我端着盘子从厨房进进出出，时不时地留意观察他，以至于手指头沾上了黏糊糊的东西都不知道，或许是蔓越莓沙司、甘薯、腌小洋葱，又或许是某种肉类上的软骨。每从客厅到厨房来回一趟，我就更讨厌他一分。那种厌恶感又回来了，我童年的每一个过失都源于他的出生。我出生后十一个月，他随即降生。最初，由于出生时氧气不足，他显得病恹恹的，因此得到了比我多很多的关注。之后，尽管我总是一遍遍地试图告诉他，对我来说他是个可怕而糟糕透顶的存在，但他的言行举止依然表现得好像在强调——他是上天的宠儿。父母给他起名乔治，他喜欢人们亲切地称呼他“杰奥”，听上去像一个很酷的、富有科学头脑的、擅长数理化和分析的人名似的。我叫他“杰奥迪”，听起来像一块沉积岩。他那异乎寻常的自信，他那神一般高傲的脑袋上的几缕金发偶尔随风扬起，颇引人注目，给人一种见多识广的错觉。人们征询他的意见，请求他的参与，而我却看不到他丝毫的迷人之处。等到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已经明显长得比我更高更强壮。我爸爸常常开玩笑地说：“你真的不是屠夫的儿子吗？”但没人觉得好笑。

我来回穿梭在厨房和客厅之间，手里端着沉甸甸的盘子和碟子，焙盘上的剩菜堆得老高，但没有人注意到我需要帮忙——乔治，他的两个孩子，还有他那些可笑的朋友——事实上他们只是为他打工的员工，其中有一个经常播报气象预报的女孩，还有各种各

样看上去无所事事的节目主持人。那些女人正襟危坐，头发散开，好像肯和芭比^①。我的妻子就和她们不一样。克莱尔是美籍华人，她讨厌火鸡，每次都不忘提醒我们，每逢家庭节日聚会，他们会吃烤鸭和糯米饭。乔治的妻子简已经忙了一整天，煮饭、清扫、服务，现在她又在把那些吃剩的骨头分解，好塞进已经快要溢出来的巨大垃圾箱里。

简擦洗着盘子，身旁的碗碟堆积如山，黏糊糊的银器被扔进一池冒着蒸汽的肥皂水里。她瞥见我走过来，用手背轻轻将头发拭到一边，对我露出一个笑脸。我又回到客厅去取更多的脏盘子。

我看着他们的孩子，想象他们打扮得像朝圣者，穿着黑色系扣带鞋，做着朝圣的孩子们做的零工：像牛一样搬运一桶桶的牛奶。纳撒尼尔今年十二岁，艾希莉十一岁，此时，两人像两坨肉一样坐在桌边，弯腰驼背。更确切地说，像是整个人都倒进了椅子里一样蜷在那里，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是有脊椎的动物。他们双眼专注地盯着手里的小屏幕，全身上下唯一在动的就是他们的手指头——一个在给某个谁也没见过的朋友发短信，另一个则在起劲儿地屠杀着虚拟的恐怖分子。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心不在焉的孩子，没什么个性，经常不见人影，除了节假日之外，基本上不会着家。他们被送去寄宿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他们的年纪太小了，不适合去寄宿学校，但简曾经无意中承认，这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她好像提到过非特殊性学习问题、青春期问题，还隐晦地暗示由于乔治情绪多变，他们家远非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

① 知名玩偶芭比娃娃和她的男朋友肯。

客厅里，两台电视机都开着，吵吵嚷嚷的，好像在争相引人注目似的。一台电视机里在转播足球赛，另一台则在放映电影《无敌大猩猩》。

乔治在大放厥词：“作为广播网娱乐部主席，我是工作狂，全身心扑在工作上。七天、二十四小时，我都得保持状态。”

这栋房子里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电视机。事实证明，乔治无法忍受独处，即便是在盥洗室里，也必须有电视机。

显然，他的生活里没有一刻不在彰显他的成功。那成打堆积的艾美奖都快要从他的办公室里溢出来了。现在，它们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以及棱角分明的水晶奖杯一起散落在这房子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在为乔治的成功喝彩，赞扬他解析了流行文化，让我们回归自我——用他那永远带着点嘲讽的、半小时情景喜剧或者新闻播报的语气。

盛火鸡的盘子放在桌子中央。我伸手，越过我妻子的肩膀去拿那个盘子。但盘子太沉了，拿的时候上面的东西还晃晃悠悠的，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以强大的能力完成任务，不但把火鸡盘子从桌子中间拿过来，还要让我另一个臂弯里的、盛着剩甘蓝和培根的烘焙盘维持好平衡。

火鸡，一种“家传鸟类”，但不管它有何等寓意，都逃不脱自己的命运。它被人们搓洗、使之放松，填上草本类的药草使之屈从，觉得这样被斩首也不坏。然后在某个一年一度的盛典上，人们从它的屁股处塞上面包屑和蔓越莓。这些鸟从出生开始就是被人们有目的地饲养长大，然后到了特定的日期，它们的末日也就到了。

我站在乔治家的厨房里，从吃剩的火鸡上挑肉吃。简在我旁

边洗碗，手上戴着天蓝色的乳胶手套，眉毛上还沾了些肥皂泡泡。我的手指头伸进那火鸡里，空洞的躯体里还残留着余温，里面曾塞满了上好的填料。我的手指头在里面掏来掏去，将找到的填料送到嘴边。我吃得满嘴油乎乎、湿哒哒的，我的手指头正蜷进火鸡的“敏感部位”（如果它们有的话），而简就这样看着我，她从小池里举起双手，靠近我，紧贴着我。随后，她亲了我，吻得很认真，潮湿的、充满欲望的吻，不是那种象征友好的随意一吻。这吻来得突然，令人震惊。吻完之后，她脱去手套，走出房间。我站在那里，用油乎乎的手使劲儿抠着身旁的柜子。

甜品过后，简问有没有人需要咖啡，然后回到厨房。我屁颠屁颠地跟着她进来，像一只祈求主人再施舍点儿东西的小狗。

她无视我的存在。

“你是在无视我吗？”我问。

她什么都没说，把咖啡递给我。“你就不能让我有点儿小小的乐趣，一点儿只属于我自己的乐子吗？”顿了一下，她又说，“要奶油和糖吗？”

那之后，从感恩节到圣诞节，直至新的一年，我总是在想象乔治和简做爱的画面。我想象乔治在她上面，但偶尔也会有些特别，乔治会在她下面。甚至有一次我突发奇想，想象乔治从后面进入她。我想象他们做爱的时候，乔治的眼睛一直盯着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新闻提要像准点报时钟一样从电视屏幕下方闪过。我情不自禁地想象这一切，一边想一边说服自己，尽管乔治有着迷人的外表、非凡的成功，但他床上的功夫肯定不怎么样，他能懂的那点性爱技巧估计全都是躲在厕所里拉屎的时候偷偷地从某本杂志

上学来的。我不停地想象着我弟弟和他妻子做爱的画面。无论何时，与简见面对我来说变得难熬。我穿着宽松打褶的裤子，里面套上两条内裤，以便能掩盖我那春意萌动的“小宝贝”。这种打扮使我看上去总是鼓鼓囊囊的，我担心人们会以为我发福了。

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八点左右，简打来电话。克莱尔还在办公室里忙，她总是在办公室里。换做别的男人，可能会猜测自己老婆这样会不会有外遇，但我只会想，这说明克莱尔很聪明。

“我需要你的帮助。”电话里的简对我说。

“别担心，”我脱口而出，甚至不知道她在担心啥。我想象她用厨房里的电话打给我，长长卷曲的电话绳缠住了她的身体。

“他在警察局。”

此刻我正望向窗外，瞥到纽约城的天际线。我们的公寓大楼是战后的白砖楼，又丑又呆板。但我们住的地方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这里有宽阔的玻璃窗，还有一个小阳台。我们曾在某个早晨坐在那阳台上烧烤。“他犯了什么事儿吗？”

“是的，”她说，“他们想让我去接他回来。你能帮我吗？帮我去把你弟弟带回来？”

“别担心。”我又重复了一遍。

几分钟后，我已经动身从曼哈顿赶往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是乔治和简的家。我在车里给克莱尔打了个电话，她不在线，我在她语音信箱里留了信息：“乔治出事儿了，我得去接他，再帮简把他送回家。晚餐我吃过了，还留了些给你，在冰箱里。晚点再打给你。”

去往警察局的路上，我脑海里一直想象的状况是，乔治肯

定跟人打架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像是身体里面住着个原子反应堆，某些事情能让他一触即发，瞬间将手边的无论什么东西从桌子另一边朝人扔过去，或者用拳头猛烈地撞击墙面，又或者……我曾不止一次地成为他暴力的受害人，他会用棒球朝我的后背用力投掷，直接打到我的肾脏部位，球顺着身体落到我的膝盖上；曾经在奶奶的厨房里，只为了阻止我拿走最后一块布朗尼，乔治会猛力把我往后一推，直推得我整个人撞碎了一大面玻璃。我能想象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他下班后喝了点儿酒，得罪了什么人，然后……

三十分钟后，我的车停在郊区的一间小警局外面，那是一座蛋糕盒形状的白色建筑，大约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走进去，看到挂历上有个大胸的娘儿们，这东西好像不太适合挂在警局里吧！我看到一罐硬糖，还有两张铁皮桌子，如果不小心踢到桌子，它就会发出类似撞车的声音，因为我曾不小心打翻了桌上的一罐空健怡澎泉^①。我自我介绍说：“你们刚刚是不是给一个男人的妻子打电话？我就是那男人的哥哥。我是来接乔治·西尔弗的。”

“你是他哥哥？”

“是的。”

“我们给他妻子打电话，她说她会来接他。”

“她又打给我了，让我替她来接他。”

“我们本想送他去医院，但他就是不肯。他还不停地说什么自己是危险人物，说什么我们应该把他送到市区去，把他锁起来才

① 中文名称常译作乐倍、澎湖椒先生等，创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美国七喜公司生产的焦糖碳酸饮料，在有些国家以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形式出现。

算了事儿。说真的，我觉得这男人需要看看医生，谁能经历那种事情之后还毫发未伤呢？”

“那么，他跟人打架了？”

“是车祸，很严重的车祸。但他似乎不像是酒驾，我们给他做过呼吸测试，没有问题，尿检也合格。但说真的，他还是应该去医院看看。”

“他是车祸肇事方吗？”

“他闯了红灯，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丈夫当场死亡，妻子在现场的时候还活着，坐在后座位上，幸存的小男孩也在旁边。救援队赶来用救生颚把妻子救了出来，但一松开救生颚，她就不行了。”

“她的腿都从车里摔出来了。”坐在后面办公室里的一个人补充了一句。

“小男孩的状况还算稳定。他会活下来的，”年轻点儿的警察说，“你弟弟在后面，我去把他带过来。”

“我弟弟会被起诉吗？”

“暂时还不会。我们会进行全面调查。据在场的警官说，他当时显得有些神志不清。带他回家吧，去看看医生，再找个律师，做最坏的打算。”

“他不愿意出来。”年轻点儿的警察说。

“告诉他，我们这儿没多余的房间让他待了，”年长点儿的警察说，“告诉他，真正的犯人很快就要来了，如果他再不出来，到了夜里，那些犯人会打得他满地找牙。”

乔治终于出来了，整个人乱糟糟的。“怎么是你？”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问。

“简给我打电话了。况且你把车开走了。”

“她可以坐出租车来接我啊。”

“已经很晚了，不好叫车。”

我领着乔治穿过小型停车间，走进夜幕中，总感觉自己好像被迫要抓着他的胳膊引着他的胳膊肘往前走似的，不知道是为了防止他逃跑，还是为了稳住他。不管怎样，乔治并没有挣脱我，而是任由我带着往前走。

“简在哪儿？”

“在家。”

“她知道情况了吗？”

我摇摇头。

“真倒霉，那儿竟然有个红灯。”

“你没看到吗？”

“我想我可能看到了，但感觉好像没有任何意义。”

“好像对你完全不管用？”

“好像我压根就不知道它是干吗用的！”乔治钻进车里，又问了一遍，“简在哪里？”

“在家，”我又重复一遍，“系上安全带。”

车子驶进他们家的私家车道，车头灯照亮了整座房子，正好撞见简拿着咖啡壶站在厨房里。

“你还好吗？”我们一走进去，简就关切地问。

“怎么能好？”乔治说着，走到厨房的柜子边上，将身上口袋里的东西一股脑清空，放在柜台上。然后，他脱掉了鞋子、袜子、裤子、内裤、夹克、衬衫、内衣，将所有这些东西统统扔进了厨房

的垃圾箱里。

“你想来点儿咖啡吗？”简问。

乔治全裸着站在那里，头微侧，好像在留意听着什么。

“要咖啡吗？”简指了指咖啡壶，又问了一遍。

乔治还是没有回答。他从厨房穿过餐厅，径直走向客厅，就这样裸着全身，在黑暗中坐在椅子上。

“他跟人打架了吗？”简问我。

“是车祸。你最好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还有你们的律师。你们有律师吧？”

“乔治，我们有律师吗？”

“我需要律师吗？”他问，“如果需要，就打给鲁特科夫斯基。”

“他看上去不太对劲儿。”简说。

“他杀了人。”

短暂的沉默。

她为乔治倒了杯咖啡，送进客厅，还拿来一块毛巾，裹在乔治的私处，就像在他大腿上盖了块餐巾。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

“别接！”乔治说。

“喂？”简还是拿起了话筒。

“不好意思，他现在不在家，有什么我可以帮您转达吗？”简在听电话。

“好的，我知道了，很清楚，”她说，挂了电话，“要喝点什么吗？”她虽然这么问，但又好像没有特别针对谁，结果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

“是谁？”我问。

“那家的朋友。”她说，显然，她说的“那家”指的是遇害人的家。

乔治就这样长时间坐在椅子上，一块毛巾遮挡着他的私处，那杯咖啡优雅地放在他的大腿上。渐渐地，他下方的地板上形成了一摊水。

“乔治！”简听到类似水滴的声音，祈求道，“你只是出了场交通意外而已。”

他们家的老狗泰茜从窝里爬起来，走过来，嗅着乔治身下的水。

简急忙走进厨房，拿来一团纸巾。“它会把地板上剩下的舔光吧？”她说。

整个过程中，乔治看上去面色苍白，像是某种爬行动物被剥走了躯体，只剩下一副空壳坐在椅子上。简把乔治腿上的咖啡拿过来，递给我，又取下围在他臀部已经湿了的厨房毛巾，扶他站起来，从后面擦拭他的大腿，又用纸巾擦了擦他的屁股。“我扶你上楼去。”

简扶着乔治爬楼梯的过程中，我一直看着他们。我看到我弟弟裸着身体，步态迟缓，小肚子微微有些下垂。我看到他的臀骨，他的骨盆，还有他扁平的屁股——全都那么白，在黑暗中闪着光。他们爬楼的时候，我从下面看到他的屁股，还有夹在他两腿之间、那松弛下垂的粉紫色蛋蛋晃来晃去，像一只年迈的狮子。

我坐在沙发上。我在想，我妻子去哪儿了？克莱尔难道不好奇发生了什么吗？她回到家看到我不在家，不会奇怪吗？